

西治歷史軼事

藝文叢書  
卷之三  
西治歷史軼事

西治歷史軼事

宋經樓書店發行

# 西湖佳話傳奇序引

西湖名勝甲天下。春光明媚。遊者忘歸。舉國慕之。

蓋西湖本名聖湖。位於杭州城。六橋三竺。可入畫圖。民元以來。興市場。闢馬路。築公園。在三春佳日。名流禊屐。益趨之若鹜焉。

惟勝蹟流傳。有古今之異趨。非朝夕之偶然。首須根據事實。攷證歷史。舉凡名公巨卿。騷人墨客。詩文頌詠。皆包含無遺。於是地得人益顯。人亦因地以傳。况經此事變。燬損尤多。所謂「回首舊遊真似夢。當年景物已全非」。著者搜得藏家清初文豪湖上笠翁所輯歷朝西湖故事舊本。演成通俗傳奇。以小說家立場。述志乘門軼事。言言有據。惜原本湮失久矣。即當時著稿。亦有不知其名者。急付鉛槧。俾公同好。定名爲西湖佳話傳奇。庶遊湖羣侶。聊資客中之消遣。而韻事流傳。亦增一段之佳話耳。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守安識於宋經樓

— 事 故 俗 通 —

上 册

白太傅重閑鏡面

蘇學士續整潮隄

蘇小小慧眼風流

道濟僧玩世裝瘋

五一

二三

下 册

覺長老相府投胎

一八

岳武穆千秋遺恨

四六

孤山處士愛梅花

八三

# 西湖佳話傳奇

錢城守安輯

## 白太傅重開鏡面

古詞有云。景物因人成勝概。這西湖山水之秀美。雖自天地生成。然補鑿之功却也虧人力。西湖的風景。莫說久遠者不知作何形狀。就是到了唐朝。杭州一帶地方還都是沮洳斥鹵之所。居民稀稀疎疎。不能生聚。何況山水。直到唐玄宗時。李泌來爲刺史。留心政事。訪察生民之湖畝。皆由水泉鹹苦之故。因自到西湖之上。嘗到西湖之水。却清淡可掬。便思量要將湖水引入城中。以救那鹹苦之害。却無計。決變。再三審視。方又察出西湖之水。原有泉眼數十暗行地中。必須

鑿井相通。將湖水引入城中。令居民食淡以遂其生。因不惜一時之財。雇用民夫。在郡城中開鑿了六個大井。你道是那六個井。『相國井、西井一名成化井、金牛池、白鯉池、方井、小方井』。自六井鑿通之後。果然水泉清淡。萬姓不受鹹苦之害。遂致生聚漸繁。居民日富。凋敝之地轉變作繁盛境外。却還無人料理到西湖上去。不意李泌去任之後。後官只管催科。並不問及民間疾苦。日積月累。六井依然堙塞。民衆又飲鹹苦之水。生聚仍復蕭條。那西湖冷淡是不消說了。直到真元中。杭州又來了一個大有聲名的賢刺史。方繼復修李鄒侯的舊蹟。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來。爲東南勝境。你道這賢刺史是誰。就是太源白樂天名居易。樂天生來聰慧過人。才華蓋世。自幼卽奇才異

能。故人盡道他是神仙轉世。唐代以詩取士。有一位前輩老先生。叫做顧況。大有才名。當時名士俱推重他爲詩文宗主。凡做的詩文。都要送來請教。以定高下。這顧况的眼睛又高。看了這些詩文。皆不中意。絕無稱賞。若經他看了一遍再看一遍。便要算做上等的了。故人送詩到他門首。都躡足而不敢進。因是人相傳顧况之門。爲鐵門關金鎖匙。輕易不讓入去。此時白樂天年尙弱冠。聞知顧况之名。也不管好歹。竟攜了詩卷。親送到門前。叫門下人傳將入去。顧家門上人。是傳送慣的了。一面接了詩卷。一面就說道。相公且請回。候老爺看過了。再來討信罷。白樂天道不消得。煩你送進去。我且候着。只怕你們老爺就要請我相見。門上人見他年紀雖青。能說大話。也不敢

待慢他。只笑了一笑。便傳將入去。此時顧況坐在書房裏。正對着幾卷套頭詩。看厭煩了。推在半邊。喫茶消遣。忽又見門上人送進這卷詩來。他又接在手中。原來這顧况。本意原甚愛才。不是輕薄。只因送來這些詩。不是陳腐。就是抄襲。若要新奇。便紈妖作怪。無一者看得上眼。故露出許多高傲之態。爲人畏懼。然他本心。却恐怕失了真才。故送進詩卷。仍接在手中。先看了詩卷面上。寫着太原白居易詩稿七字。竟無一謙遜之詞。又不致承教之意。又見他名字叫做白居易。因大笑道。他名居易。只恐米價太貴。居之也還不易。他雖說笑。顧况開詩卷。剛看得第一首。便覺是自出手眼。絕不與人雷同。再看第二首。更覺淡雅中有些滋味。不禁那些嬉笑之容。早已收斂。再

信手揭開中間一看。忽看見有一首咏芳草的道。（離離原上草。一歲  
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遠芳侵古道。晴翠接荒城。又送  
王孫去。萋萋滿別情。）顧況讀完。便忍不住把案一拍。稱贊道。此  
詩得陶袁之氣。吐李杜之輝。好佳作也。問門上人道。這白相公既送  
詩來。爲何不請他入坐。門上人回道。小的不知好歹。未敢請他進來。  
他却還立在門外。等老爺相請哩。顧况道。如此還好。快去相請。  
門上人應喏出去。顧况就立起身也隨後跟來相接。二人相見之後。互  
相敘述。甚是歡然。顧况道。我只道斯文絕矣。不意天壤間留此種子  
。何其幸也。遂邀白樂天到書房中。竟遙之上坐。待以上賓之禮。杯  
酒之間。細論古今。恨相見之晚。成了莫逆之交。當時有人題詩道。

(顧才子掣開金鎖匙。白樂天撞破鐵門關。)自此之後。白樂天詩名遠播。長慶中。就登了拔萃的進士。年紀只得二十七歲。唐時凡登進士第的。都在曲江賜宴。宴罷便都到慈恩寺雁塔下。題名其上。且各各題詩紀事。樂天所題之詩有兩句。(慈恩塔下題名處。十九人中最少年)樂天因詩才有名。又兼年少。故召入翰林爲學士。隨選了左拾遺。每每奏對班中。論事凜直。不肯阿諛。天子變色。謂宰相李絳道。白居易朕所拔擢。他怎敢放言無忌。朕豈能堪。李絳忙跪奏道。言路大開。有臣直諫。乃朝廷之盛事。白居易敢於直言者。正所以報陛下拔擢之恩也。望陛下姑容之。以發揚皇上盛德。天子聞言大悅。待居易恩禮如初。後又以論事觸怒朝廷。諸廷臣怪其越位多言。遂貶

爲江州司馬。久之。穆宗卽位。聞其才名。召入翰林以知制誥。但穆宗性好遊畋。出入無度。白居易耐不住。又做了一篇續虞人箴。獻於穆宗以言規諷。穆宗見了不勝大怒。是時宰相才庸。無敢解救。遂謫遷爲杭州刺史。樂天聞報。怡然說道。我白居易旣蒙皇上拔擢。徵一日之官。自當盡一日之職。立朝則無當得失。守邦則撫字萬民。總是替國家出力。何分內外。聞知杭州有山有水。足娛其性情。就欣然命人收拾行囊。帶領家眷同赴杭州之任。正是（非關有意遠贊人。豈是私心作遠臣。多分西湖山與水。催他來點十分春。）白樂天一路水陸兼程。不日到了杭州。接受刺史之任。完了許多例行的公務。卻遍訪民間疾苦。方曉得李鄆侯開的這六井。歲久年深。無人料理。

然湮塞。民瘼仍苦鹹水。生聚又復蕭條。樂天訪察明白。急發人丁  
重修六井。不日成功。百姓又漸蕃殖。又訪察得西北城下塘一帶之田  
千有餘頃。皆賴西湖之水以爲灌溉。近因湖堤倒塌。蓄泄無限。難以  
救濟。往往至於荒旱。因又發丁築起湖堤。比舊堤更高數尺。以便多  
蓄湖水。放水口上。又恐水高易於泄去。又設立水閘以爲磬閘。自築  
堤立閘之後。蓄水有餘。泄水不渴。故下塘一帶百姓。竟無荒旱之苦  
。俱歌功頌德。多感激不盡。樂天因行了這幾件德政。見民間漸有蠶  
農之象。他也滿心歡喜。便於政事之暇。每常到西湖上來遊覽。看見  
南山一帶樹色蒼蒼。排列着十數里的翠屏。甚是豁人的心眼。又見湧  
金清波一帶的城郭立於東保叔塔。萬嶺。棲霞。烏石。北高峰。繞於

西北。南高峯，南屏山、鳳凰山，繞於西湖。竟將明聖一湖包裹在內。宛如圓圓的一面大水鏡。但恨水闊烟深。舉動要舟。不便散步。又見孤山一點宛在水中。而湖西一帶盡是松筠。往來必須車馬。因而動了一片山水之興。就從那斷橋起。又築了一條長堤。直接着孤山。竟將一個湖分作裏外兩湖。又在長堤上種了無數的桃李垂楊。到春天開放之時。紅紅綠綠。綿延數里。竟像一條錦帶。引得那些城裏城外之人。或攜樽揭盒。或品竹彈絲。都到堤上來游覽。來來往往。就如蟻一般。再沒個斷絕之時。初來的是本郡避人。既而又添了外邑。漸漸引動四方。傳揚開去。竟天下聞西湖之名矣。樂天既做了西湖的山水主人翁。就有一班好事的。也來湊趣。說道這裏可憇憇足力。就添蓋

了一間亭子。又有道這裏可眺望遠山。就增造了一座樓臺。由是好佛的。檢幽靜處起建寺宇。好仙的。擇名勝地創立宮觀。好義的。爲忠孝立廟。好名的。爲賢哲興祠。西湖勝地。無不爲人占去。至於酒樓茶館。僻靜處也隔不得三五家。酒帘高掛。若到熱鬧場區。竟比屋皆是酒鋪茶館。初還只在西湖上綃點。既而北邊直綃點到靈隱、天竺、南邊直綃點到淨慈、萬松嶺。竟將一個西湖。圓圓粧點成花錦世界。後來這條堤。因是白樂天所築。遂叫做白堤。樂天見此光景。也十分得意。因賦詩自表道。（望海樓臺照曙靄。護江汀畔踏晴沙。濤聲夜入伍胥廟。柳色春藏蘇小家。紅袖織綾誇柿帶。青旗沽酒趁梨花。誰開湖寺西南路。草綠裙腰一道斜。）自此之後。百姓感白樂天事事爲地

方盡心修治。皆心悅誠服。巴不得他久在杭州。樂天每日政事一完。也便到各名勝所在游賞題詩。若烟霞、石屋、南北二峯。冷泉亭、雷峰塔。以及城中各處名蹟。凡有一景可觀。無不留題。以增其勝概。只恨沒一個同調的詩友。與之互相唱和。忽一日。聞得他一個詩酒知心好友。叫做元微之。也除授到浙東做觀察使。雖有一江之隔。爲官所繫。不能往來。然只在數百里內。消息可以相通。滿心歡喜。但不知何時方能到任。因差人去打聽。又暗想道我與微之二人。皆以詩酒山水爲性命。前見我遷了杭州刺史。又見我說身臨明聖之邦。有西湖山水之樂。他甚是氣我不過。今日他是經歷到禹穴、蘭亭、並山陰道上。他豈不誇張其美。也要來氣我。諒西湖名勝天下。對得他過。須要

打點回他方妙。果遲不到數日。有一和尚叫做賀上人。自浙東回杭。替元微之帶了一封書來。忙忙拆開看時。却無一句寒暄之語。惟有十首七言律詩。誇獎他州城之美。並他爲官得勝地之樂道。(州城迴繞拂雲邊。鏡水稽山滿眼來。四面當時對屏障。一家終日在樓臺。星河似向簷前落。鼓角驚從地底回。我是玉皇香案吏。謫居猶得住蓬萊)樂天看了知他是來爭氣。因微笑道。他要爭氣。我偏要貶服他一番。看他何詞以對。因而也不發寒暄。但只題詩一首。差人送去。元微之得了書。拆開來看。也只一詩。讀那詩道。(賀上人回得報書。大誇州宅似仙居。厭看鴻翼飛沙久。喜見闌亭烟景初。日出旌旗生氣色。月明樓閣在虛無。知君暗數江南郡。除却餘杭總不如)元微之見

了。知是樂天戲他。故相貶駁。因和韻答他一首。仍自誇張。却隱寫貶駁杭州之意。又差人寄復樂天。樂天聞看其詩道。（仙都難畫亦難書。宦任登臨不合居。繞郭烟嵐新雨後。滿山樓閣上燈初。人聲曉動千門闕。湖色宵涵萬象虛。爲問西州羅刹岸。濤頭冲突近何如。）原來錢塘江未經築岸之時。那潮頭起時直高數十丈。拍天一般湧將上來。就如千軍萬馬奔騰。也不是這般洶湧。所以元微之做入詩。以來取笑。樂天看了。因笑道。微之此詩要來笑我。却笑差了。錢塘江潮如雪山銀障。乃天下奇觀也。便是漢時枚乘所賦八月廣陵潮。何等稱雄。也比不得我錢塘潮之萬一。微之爲何反以羅刹來貶駁。由此看來。我杭州的好處。他尙未盡知。若不說明。豈不埋沒了。因又做詩一首。

•客與元微之道。(君問西州城下事。醉中疊紙爲君書。嵌空石面標羅刹。壓捺湖頭敵子胥。神鬼曾鞭猶不動。波濤雖打欲何如。誰知太守心相似。抵滯堅顏兩有餘。)元微之看了這首詩。細細辨明羅刹二字。是稱美錢塘江的徽號。不是貶他之說。方自知笑差了。做聲不得。復因公事到杭州。樂天邀宴游玩湖上。確知西湖之美。方纔心服。不敢再爭。正是。(柳簇花撚紅袖新。山搖水曳翠眉生。何須著屐東西覓。日出湖中到美人。)樂天因山山水水又詩詩酒酒。日對着這樣美麗的西湖。一片尤滑之魂。那裏還按納得定。遂不禁稍稍寄情於聲色。身邊早蓄了兩個姬妾。一個叫做樊素。一個叫做小蠻。樊素善於清韻。每歌一聲。而齒牙皓脆。不曾新鶯。小蠻善於踏舞。每舞一回。